

勞動叢書
Laodung Cungshu

旅行中的 兄弟



勞動出版社



目 錄

和 <u>世界工人階級握手</u>	(一)
<u>光榮的稱號「毛澤東」</u>	(二)
<u>紀念章</u>	(三)
<u>十二月的莫斯科</u>	(四)
<u>世界的文化宮</u>	(六)
<u>斯大林的孩子們</u>	(八)
<u>不傷人的機器</u>	(十)
<u>鐵路的故事</u>	(十二)

和世界工人階級握手

上海區鐵路工會上海分會主席陳杏生同志，去年十二月代表中國鐵路工人，去新民主國家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，出席世界陸空運輸工人會議，同去的代表還有葉克明（代表團團長）李永（毛澤東號火車頭司機長）劉培煥（淮海戰役功臣，後勤運輸部司機）等七人。參加這個會議的共有蘇聯、中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捷克、波蘭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亞、朝鮮等十一國代表六十三人。

大會聽到蘇聯工人努力提前完成戰後五年建設計劃，又聽到中國工人英勇戰鬥恢復交通的事蹟，代表們都起立鼓掌，拍電報給斯大林祝壽，並向全世界陸空運輸工人敬禮。最後選出了全世界陸空運輸工人的領導機構，成立世界陸空運輸工會國際，中國鐵路工會主席李韻伯同志當選做委員，德國得魯拉同志做主席，羅馬尼亞模拉魯同志做總書記，還通過了章程和宣言，指出今後的任務是：團結全世界陸空運輸工人，為保衛持久和平和陸空運輸工人利益而鬥爭。

從北京經過蘇聯到羅京布加勒斯特，中國代表團在一萬多公里長的路上，旅行和參觀了兩個多月，到處受到國際兄弟的熱烈歡迎，羅馬尼亞工人黨總書記戴士、國務總理葛洛查、外交部長安娜·波克等，三次請代表們吃飯，戴士同志最後又特別請中國和朝鮮代表談話，和代表們交換工人運動的經驗，他還指着那皇宮說：「就在這裏皇帝瑟米爾被我們鐵路工人趕跑的，從那時起，封建制度也就像蟲子一樣被我們捏死了。」

陳杏生同志興奮地談起了一件件叫人永遠不能忘記的故事，他說：「在兄弟國家旅行兩個多月，我看到他們幸福美滿的生活，更增強了我們克服困難，加緊建設的信心，在他們的身上，我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將來。」——下面就是陳杏生講的故事：

光榮的稱號「毛澤東」

在國外，我們懂得了一個新的大道理：國際兄弟不叫我們「中國人」，而用光榮的稱號「毛澤東」三個字來代替。他們一遇見我們就會興高采烈地喊道：「毛——澤——東！」每一次歡迎我們時，都會響起一片「烏拉！毛澤東！」的聲音。

在蘇聯烏克蘭共和國首都基輔車站上，一位年青的女侍應生向我們看了又看，然後跑過來問翻譯同志說：「你們是蒙古人？朝鮮人？還是中國人？」當我們告訴她是：「基塔依」（中國人）時，她就伸出舌頭，豎起大拇指說：「媽呀，你們是毛澤東……。」一出羅京布加勒斯特車站，小朋友，中學生，老頭子，都圍攏來指手劃腳地說：「毛澤東的人來了……。」參觀鐵路職工學校時，他們熱烈地拿出最漂亮最心愛的書本，日記，相片，會員證，黨證……要我們在上面端端正正地簽上「毛澤東」三個字，他們笑着說：「我們要把它傳給我們的子孫！」當毛主席到了莫斯科時，消息傳到羅京，他們立刻出了號外，蘇聯代表馬上來向我們道喜，大家臉上都發了光，都說「兩大巨人到底會面了！」當天下午，我們出去看熱鬧，不料剛一出門，就給羣衆包圍，左走走都走不通。

在我們重新回到蘇聯首都莫斯科的時候，碰到的蘇聯朋友都會用手指着克里姆林宮，向

我們興奮地說：「毛澤東就在那裏呀！」在羅馬尼亞歡迎各國代表時，車站上插了十幾個國家的國旗，斯大林，和毛主席的巨像並排地掛在上面。開會時，大家記不清姓名，就用自己的領袖的名字來代替，我們也就被光榮的稱為「毛澤東」，這是我們事先所完全沒有想到的，我們的領袖，是多麼受着國際弟兄的尊敬啊！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們的話：「……世界上有兩個最偉大的革命領袖，一個是斯大林，他領導全世界人民爲了翻身解放而奮鬥；一個就是毛澤東，他帶領着五萬萬人民，在遠東斬斷了帝國主義的一條大腿……。」

紀念章

當我們還在北京的時候，出過國的同志們就告訴我們一個老經驗：要多帶點毛主席的紀念章去呀！當時我們還不知是啥意思；那知一到國外，國際朋友們果然都爲了一顆顆紀念章，幾乎把我們要抬了起來。參觀工廠時，工人們把我們包圍起來，和我們接吻、擁抱，很多人便抓住這個機會問我們要紀念章，否則就不鬆手。當我們偷偷地給了他們的時候，工程師和廠長等便在後面扯住我們的衣角，輕輕地說：「給我也留一個吧……。」特別是在羅馬尼亞，碰到這種情形特別多。

記得在布加勒斯特鐵路工廠內，當我們已經參觀得差不多時，忽然前面來了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工人，他看見我，老遠就用手指指我胸前的毛主席紀念章，不住的在點頭，大概是說：「我知道，那就是毛澤東。」我也同樣用手指指他胸前那顆美麗的紀念章，就這樣，我們越走越近了。雖然都是言語不通，但我們互相都能了解，意思說：「咱們換一下吧！」當我

們走近時，那老工人真地在扯他那紀念章了，不知怎地，就是扯不下來，說時遲那時快，跟我在在一起的另一位代表拖我叫我走了，那老工人一急非同小可，一只手緊緊的抓住我肩膀，不讓我走，另一隻手，使勁一拉，嶄新的藍呢工裝，拉了一個大窟窿，把他的那顆紀念章，連衣服呢條一起送到我的手裏。但他一點也不懊惱，反而捧着我和他交換的毛主席紀念章哈哈大笑。這當中，我和他一句話也沒有講，但我却永遠忘不了這一個國際的工人兄弟。

還有一個在布加勒斯特旅館裏發生的事情，更是叫人感動。那一天，我們離開那旅館時，照例的向那青年的招待同志道聲：「謝謝」，可是他却向我們開「談判」了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同志！好幾天我都不好意思開口，你可不可送我一隻毛澤東紀念章？」大概是他發現我們還有很多紀念章的緣故吧。我們送他一顆，他拿到手頭也不同，謝也不謝，飛也似地往樓下跑去，一把把他老婆從被窩裏拖上樓來，向我們央求似地說：「我們是夫妻，你不好意思不給她一只吧！」

這不過是一顆小小的紀念章呀！可是却充分代表了我們國際的工人階級弟兄的情感交流，說明了偉大的國際主義的友誼精神。它就像一顆顆的種子，深深地種在全世界愛好民主與持久和平的弟兄們的心坎裏，生根發苗，開出了幸福康樂的鮮花。

十二月的莫斯科

這是我一輩子最不能忘記的大事，我們恰巧在去年十二月廿一號斯大林大元帥七十大壽的日子，從羅馬尼亞趕回了莫斯科，蘇聯人民那種高興的勁道，真叫我說也說不盡。

不提別的，單住處問題，可真就麻煩了蘇聯鐵路工會的同志，好容易才在克里姆林宮對面，給我們找到了一家大旅館，還興奮地向我們說：「鬧猛，真鬧猛，來祝壽的國際弟兄，把好大的莫斯科都擠滿了。」

推開窗子一看，克里姆林宮頂上的五角大紅星，一閃一閃地發出像紅寶石似的光彩，再看，半空裏斯大林同志還在微笑哪！蘇聯人民真是想得靈光，不知道用什麼東西，做成了透明的斯大林的半身巨像，用汽球懸在半空裏，到夜晚，那上面什麼都看不見，只有巨像大放光明，幾十道探照燈光，一道來，一道去，各種顏色的光彩，匯合成萬紫千紅，把領袖的巨像照得更美了。下面千萬條臂膀都在揮動，遠遠地向領袖敬禮，歡呼。

走到馬路上那真是「水洩不通」，比上海去年的大遊行還要鬧猛。真奇怪！是零下三十度的氣候，又是夜深十一二點鐘了，莫斯科還好像是春暖花香，電燈光照得跟白天一樣，廣場上千千萬萬的人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，大家都跟着廣播的音樂，跳着各式各樣的舞，連我們兩條腿也都自然地畫着十字，扭起秧歌來了；他們也不知道我們是做什麼事的，總是拉拉我們的手，喊着：「烏拉！斯大林。」這一夜，整個莫斯科都是燈紅酒綠，處處都在爲斯大林而乾杯，只有躲在我們旅館隔壁的美國大使館，冷冷清清地沒有人伸頭出來瞧一眼！在斯大林禮品博物館中，全世界勞動人民把最心愛的東西，都拿來獻給自己時領袖了，有一個西伯利亞七十歲的老工人卡木鈴，花了他半輩子業餘時間，雕刻了一套作品，還寫着：「把我自己三十七年的青春，送給領袖和最好的朋友斯大林。」

在外國禮品部，第一個房間就是陳列着中國的禮品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大壽堂，毛主席

親筆寫的「壽比南山，福如東海」八個大字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繡像，景德鎮工人的壽碗，還有一個小小的象牙塔，放在漂亮的玻璃櫃內，只有二三分大的象牙鐘，還在那塔頂上兩面搖晃哪！國際弟兄都在那裏讚美中國的藝術，我們也感到無上的光榮。

國立莫斯科大劇院門口，那晚該是全世界最熱鬧的地方了，水銀燈光照着四丈多長的新大林全身的畫像，屋頂上是黑銅色的五匹戰馬拉着奔跑的馬車，「偉大的斯大林，永遠光榮」，一排用彩色電燈裝起來的大字，顯得更加偉大莊嚴。大門口真是人山人海，誰都真想進去看一看那全世界空前的大場面，因為那劇院裏面就是斯大林的壽堂，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袖們，民主國家的代表們，蘇聯人們最優秀的兒女們，還有我們的毛主席，都在那裏圍繞着老壽星——斯大林，慶賀他的七十大壽哪！

世界的文化宮

到了莫斯科，我真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，東看西看，樣樣東西都心愛。

莫斯科建都已經有八百多年的歷史了，克里姆林宮也是從三四年前就開始建築的，在這裏，蘇聯人民曾經好多次擊退敵人的侵略，衛國戰爭中，蘇聯人民曾在莫斯科的周圍，予希特勒匪軍一個致命的打擊。莫斯科現在還保存了很多古代的刀槍，寶劍等武器，到處豎立着人民英雄的銅像，來紀念他們英勇奮鬥的事蹟。莫斯科今天更是全蘇聯各民族統一團結的象徵，也是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堡壘。

莫斯科是個文化城，根據一九四八年的統計，它已經有二千三百多個圖書館，保存了六

千多萬冊書，有四十種發行到全國和全世界的大報。有九十多個大學，三十多個大公園，二十六個兒童公園，四十多個大戲院。

莫斯科也是一個工業城，它的生產量佔全蘇聯的生產量七分之一，以前只有一些紡織工廠，被人稱做「棉紗的」莫斯科，但在斯大林指示下，便逐漸將莫斯科的重工業生產量提高，已佔到全部生產量的一倍以上了。一九五〇年，單卡車一項，莫斯科就要供給出十萬輛了！

克里姆林宮就像是莫斯科的心臟，聳立在綠色的山崗上，莫斯科河從她腳下流過去，四面都是朱紅的宮牆和一排排長青樹包圍着，裏面便是一座座宮殿式的房子，克里姆林大宮，是蘇聯最高蘇維埃開大會的地方。五個最高砲塔上裝着五角星，還會跟着風向轉動，白天是燦爛的金黃色，夜晚又放出紅光，莫洛托夫同志就說過：「這光芒照耀着全世界。」

在克里姆林宮的東頭，便是全世界聞名的紅場，莫斯科開大會都在這裏舉行，斯大林也常在這裏檢閱軍隊，在紅場的盡頭，就是列甯墓，遠遠看去，好像一座石屋，我們去瞻仰的時候，紅場上排了上千人的隊伍，但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大家的心情都是肅肅的。一個個走進去，透過了水晶棺材，我們便看到了列甯同志的遺體，他兩手放在胸前，上半身穿着黃制服，下身蓋着紅旗，安安靜靜地躺在那裏。兩個衛兵，永遠以立正的姿勢，站在棺材的兩頭，保衛着自己的領袖。

我是一個鐵路工人，對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和電氣火車更是特別心愛，自動電梯把乘客帶下四五十公尺深的地道裏，那裏面有三條共是四五十公里的新型鐵道，電氣火車每隔二分鐘

就是一部，車門都是自動開關，車廂內更是非常考究，第一節是專門給老年人和孕婦坐的，車上沒有車長和服務員，但大家都自動地很守秩序，每天要有一百五十萬乘客，却一點也不忙亂，司機多是女工，但從一九四四年起他們就沒有發生過一次大事故。最叫人羨慕的就是那二十九個車站（現在又有五個新車站完工了），各是各的樣子，裝置都非常考究，簡直又是一個個文化宮，像電力_{（？）}的地底下，就是一個個電燈廠站，用好幾萬個彩色電燈，裝成美麗的燈座，游擊隊的牆壁上雕刻着丹娘等游擊英雄的像，還掛着大幅的油畫。

蘇聯人民對現在的莫斯科還不足哪！蘇聯鐵路工會同志就向我們說過：「在斯大林指示，我們要把藝術和科學結合起來，使莫斯科變成世界的文化宮。」

斯大林的孩子們

那時，正是蘇聯人民剛過完新年的時候，我們在莫斯科又參觀了「斯大林機務段」的托兒所。提起那機務段，可真有來歷，原來在一九二七年，斯大林大元帥會親自到那裏，和工友們講過話，使工人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因此這機務段就接二連三地超過生產計劃；工友們感謝斯大林的幫助，都興奮地說：「這功勞都是斯大林的，就把咱機務段換上他的名字吧！」。

這托兒所有三百多白白胖胖從兩歲到六歲的兒童，他們的媽媽就在這斯大林機務段裏當司機、機匠、和工程師……，有許多媽媽還是女勞動英雄哪！（蘇聯三百萬鐵路工人，女工就佔三分之一、妮娜·彼得羅娃女工程師，現在是全國鐵路工會的主席團之一。）托兒所內

的設備非常精緻，一切傢具都是奶油色的，乾淨漂亮得像一個上等大旅館：有餐室、洗手室、臥室、診療室、玩具室……小孩子一進門總要自己先換上鞋子，衣裳，洗過手臉，才走到自己的房間去。屋子裏堆得滿滿的玩具和模型，輪船、火車、坦克……，凡是世界上有的東西，那裏就有模型，而且每一件模型都容易拆卸、改裝，保姆們就用這些玩具來啓發孩子們的創造力，讓他們從小就養成愛勞動的習慣。牆上還掛着一幅大油畫，上面畫着一位少年先鋒隊員，在雪地裏，站在鐵軌斷頭的地方，揮動着紅領巾（紅色是停車的信號），告訴遠遠開來的火車，前面有危險，趕快停車。才五六歲的小孩子呀，就告訴他們要愛祖國，愛人民、愛鐵路、愛火車了！

一進門，小朋友就跑來想把我們抬起來，兩三個娃兒抱住我的大腿，唧唧呀呀地叫着：「中國叔叔，您好，我們歡迎您！」我抱起一個大一點的孩子，吻着他的小臉，指着一張畫問他：「這是什麼？」他說：「克里姆林宮，斯大林就在那裏。」又問他：「媽媽呢？」他說：「開火車。」我又問他：「你將來呢？」他說：「我也要開火車。」我又逗着他說：「過新年頂快活吧？」不料那小娃娃却笑嘻嘻的回答：「不！叔叔，上月廿一號斯大林大元帥七十歲生日，那才快活呢……」。

那些全心全意爲孩子服務的保姆們，都非常關心中國女工和兒童，她們問起我們工廠裏有沒有托兒所，我吞吞吐吐地告訴她：「有的，可是比起你們來就差多了……。」她們便安慰似地說：「慢慢來，從前我們小孩子連黑麵包也吃不到，那裏還談得到糖果、牛奶、和雞蛋呢？再說我們蘇中兩國現在就像親弟兄一樣，大家互助團結，好好的幹，還怕什

麼困難不能克服呢？」

我們離開托兒所的時候，心裏高興，走起路來腳也輕了許多，剛走到大門口時，突然，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媽媽，急匆匆從廚房裏趕出來，叫我們「站住！」又像媽媽關照孩子那樣的對我們說：「給我帶個信給你們的毛澤東同志，說我們問他的好啊……。」又說：「你們回去要好好照顧小孩子呀！自己少吃點沒關係，要多給點好東西給孩子吃！」她一邊又用手撫着一羣小孩子說：「在蘇聯，誰要是欺侮我們的後一代，那是斯大林同志所不允許的！」老媽媽的話，真叫我們感動，她愛蘇聯的兒童，但也一樣愛中國的兒童，後來我們問了翻譯同志，才知道那老媽媽已經在這托兒所裏專門給孩子們燒了很多年的飯了。

不傷人的機器

去年十二月廿八日，我們參觀了莫斯科勞動保護博物館，起先，我對這個名字就覺得新奇，一進門，高大的洋樓上，到處放着各種各樣的機器，刨床、衝床、磨石機……幾乎要啥有啥，原來這裏就是展覽着各種技術安全的設備，我們就看看蘇聯政府究竟是怎樣在保護工友們生產時候的安全的吧。

招待的女同志帶着笑臉，把我們領上樓去參觀。先到一個切鐵板機器的旁邊，她就把手門一開，機器就轟隆轟隆響動了，她順手拿上一塊厚鐵板，放在刀口上，喀嚓一聲，鐵板就切成兩段，我們正在想：「可真厲害呀！」不料那女同志却隨便地把她的一只手放進刀口了，我們都大吃一驚：「難道她的手比那鐵板還要結實嗎？」那女同志却笑嘻嘻地掉過頭來向

我們說：「放心！這機器是不吃人肉的。」原來那切鐵板機的兩旁裝有電光感應器，她手一伸進去，就把兩邊的電光隔斷，那正在跳上跳下的機器，一下子也就停住了，那女同志又向我們說：「美國也老早就有這種電光感應設備了，但是他們用在什麼地方呢？是放在大資本家的保險庫旁邊，怕別人偷他的錢啦！」

那女同志又把我們帶到一座磨石機的旁邊，磨石機上放着一塊小小的活動的玻璃板，是專門防止碎鐵片飛到工人的眼睛內，開動機器的電門，也就在那玻璃板上。那女同志向我們說：「起先，也有些工人嫌麻煩，在磨石時不肯戴眼鏡，後來我們就發明了這種機器，要是誰把玻璃板轉到旁邊去，那機器就自動地停止。」她一手又指着一個小汽車似的機器向我們說：「那是放在毛紡機上的，專門吸收機器上飛出來的花絮，可以避免工人得肺病。」

後來蘇聯鐵路工會的同志又告訴我們：「在蘇聯就是要想盡了一切方法，來保障工人生產時的安全，政府每年要撥付等於工資三分之一的數目，用在工人的勞動保護上，新五年計劃內，單鐵路部門，就用了一億二千多萬盧布，從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九，自從實行勞動保護後，工人因公負傷和職業病（像化工廠的工友因為一天到晚和藥品接觸，如不注意，就要引起生病，可是這種病，在別的行業裏沒有的。）降低了三倍，現在新開一個廠的時候，工會的「勞保檢查員」要是認為它的安全設備不好時，工廠就不准開，因為斯大林同志早就說過：「世界上最寶貴的是工人。」

他們又說：「在資本主義國家內，大資本家只知道剝削和壓迫工人，就連一個小小的廁所也不願意把它弄得乾乾淨淨，他們怕工人在那裏「磨洋工」哪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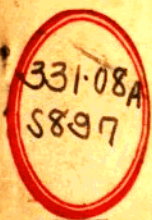
鐵路的故事

從莫斯科回來，走上西伯利亞鐵道，沿途都是雙軌。火車可隨時開，並且保證不會「撞屁股」（因為每兩公里就有自動信號，火車碰到紅燈，就自動的會停下來）。已經是零下三十度的天氣了，但車廂裏還跟春天一樣，車上有圖書室、醫藥室、郵亭。每過一站，招待便會跑過來問：「同志：要拍電報回去吧？」飯後喝一杯中國的紅茶，聽着廣播的音樂和報告，火車在白茫茫雪山和一片鬱綠的大森林裏奔跑，蘇聯老大哥的幸福生活，真叫我們又羨慕又驚奇。

車上碰到一位年青的賣咖啡的工人，不知道是咖啡太好，還是我們太渴了，每人四五杯，一下子把他一大壺咖啡都喝光了。直把他笑得前仰後倒的，我們還以為他笑的是我們「牛飲」勁大，他說：「不！今天可大大地超過了生產計劃，我可以回去報功了。」我們更奇怪了，便問他：「你賣咖啡還有生產計劃哪？」他說：「啊！咖啡、糖、水、燃料都是原料，燒得好壞是技術，我們的服務精神便是勞動態度。」我們才知道蘇聯真是個計劃經濟的國家，便跑上去和他握手，不料他却只伸出了一只左手，再一看，原來他的右手只剩下了一个小手指了，他說他原來是個鐵路技術工人，衛國戰爭中當一個坦克手，衝鋒陷陣——殺過不少敵人，他的四個手指也給彈片削去了，勝利後，他原來可以進榮軍院，但是他說：「我在鐵路上做了多年的工，怎麼捨得離開呢？看看大家都忙著戰後五年計劃，自己連一點輕便工作都不做，又怎麼能安心呢？」

他知道我們也是鐵路工人，對我們就顯得格外親熱，讚揚似地說：「你們真是了不起，一年之內把鐵路一直從長白山修到珠江」。我們便客氣地說：「這還要感謝蘇聯老大哥的幫助！」他說：「那裏！解放了的工人，那股力量就跟坦克一樣，什麼困難也阻擋不了的。衛國戰爭中，希特勒在我們鐵路上投下了四十多萬枚炸彈，有一個車站上曾經吃過很多的炸彈，房子都變成一堆碎石了。但是當匪徒從斯大林格勒大潰退時，我們鐵路工人便緊跟着偉大的紅軍，一齊向前追趕，當時喊着和你們同樣的口號：『軍隊打到那裏，鐵路修到那裏』。路軌沒有了，便到各處找尋一段段的斷軌，把它接起來；工廠被炸光了，我們便把機務段放在火車上，到處跟着跑；連鋪軌都來不及了，就把路軌和枕木預先在車上釘好。在搶修第聶伯河大橋時，這橋全長一公里，每個鋼樑都有卅五公尺長一百噸重，工人們便以一夜天八十一公尺的驚人速度，在十三天內全部完成了。」

蘇聯鐵路工人克服困難和努力建設的精神，真值得我們學習，他們首先在去年十月裏便把戰後五年計劃提前一年多完成了，使蘇聯鐵路從十萬公里，發展到十一萬一千公里，使得其他各部門生產得到更快的發展，正像那位賣咖啡同志所說一樣：「帝國主義者是阻止不了我們的，在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領導下，全蘇聯人都在努力爭取早一些進入共產主義社會！」（完）



基本定價 1.10

No.0033

PDG